

从重视粮食安全提升为树立科学的食物安全观

王汉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62)

[摘要] 文中分析了粮食和食物两个概念的区别;指出了以我国传统的粮食安全观指导农业生产的危害;提出应以食物安全观为指导, 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 在重视可耕地的粮食生产的同时, 也要兼顾其它农作物以及林地、草地、淡水和海洋食物的综合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 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粮食安全 食物安全 [中图分类号] S5 F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57(2004)09-0019-02

FOOD SECUR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CHINA

WANG Han-zhong

(Institute of Oil Crop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Differences between terms of “food” and Chinese “liangshi” were analyze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strengthening the term of grain security instead of food security was harmful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term of food secur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China.

Key Words: grain security, food security

Document Code: A

CLC Number: S5 F3

Article ID: 1000-7857(2004)09-0019-02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食物安全关乎国计民生。争取食物数量的有效供给、质量的卫生安全、品种和营养的合理搭配以及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即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是我国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在我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食物安全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粮食安全的概念所取代。而概念上的偏差则导致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由短缺到过剩、再由过剩到短缺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食物安全、农民的收入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要保证我国农业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避免上述恶性循环的再次发生,首要任务是要更新观念,破除传统的粮食安全观,树立科学的食物安全观。

1 传统的“粮食”观与科学的“食物”观

在我国,人们习惯于将传统上的主食统称为“粮食”,主要是指稻谷、小麦、玉米、薯类等淀粉作物类和豆类两大类作物。但在国际上,与中文对应的“粮食”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在英语字典中也查不到与“粮食”相对应的英语单词。与我国不同,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是“Food”,即“食物”,而不仅是“粮食”。如国际上与农业有关的最权威的两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峰会”,其英文原名分别是“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和“World Food Summit”,即“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和“世界食物峰会”。在这里,“Food”(“食物”)被误译成了“粮食”。

事实上,国际化的“食物”概念与我国传统的“粮食”概念相差甚远^[1]。首先是基本内涵不同。国际通称的“食物”包括淀粉作物类、油料作物类(含豆类)、蔬菜和瓜类、糖料作物类、水果和酱果类、家畜和家禽类、水产品类、微生物类和海产品类等共9大类100多种。而我国传统的“粮食”仅包含淀粉类与豆类作物。

其次是营养素的构成不同。“食物”包含了人类所需的所有营养素,既包含了主要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也包含了其它次要营养素及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而除大豆以外的“粮食”的营养素构成主要是淀粉(碳水化合物)。

第三是资源的来源不同。“食物”可来源于陆生、水生和海洋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其生产可面向整个领地资源、领海资源和公海资源,其生产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而“粮食”仅局限于淀粉类作物和豆类作物,其生产有赖于可耕地,而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有限,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会不可逆转地逐年减少。因此,对“食物”和“粮食”这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对正确指导我国农业生产、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传统的“粮食安全”观容易导致周期性的粮食危机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总结50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什么时候处理好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什么时候我国的农业就能够得到全面、快速、协调发展;相反,如果仅仅片面强调“粮食安全”,就会顾此失彼,导致周期性的粮食危机。

* 本文主要观点在中国科协第90次青年科学家论坛上交流。 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

正确农业发展方针。但在贯彻落实时,却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因此,尽管粮食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总产量成倍增长,但由于当时只片面强调了粮食生产,忽视了协调其它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致使农产品结构单一,食物总量不足,膳食结构很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消费过量,油脂、蛋白质等其它营养素的生产和消费严重不足。因此,那段时期尽管经过了近 30 年的努力,仍没有很好解决“吃饭”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农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对农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农业生产做到了“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养则养”。受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除“粮食”生产稳步、快速发展以外,油料、蔬菜、水果、水产、畜牧、养殖等各行各业均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真正出现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样既保证了“粮食安全”,又发展了多种经营,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然而,从 1995 年开始,一个美国人的疑问,把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引入了歧途。1995 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21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顿时我国举国上下大肆炒作“粮食安全”问题。受传统的“粮食安全”观的影响,各级政府实行了“米袋子”行政首长负责制。在片面的“粮食安全”观的指导下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下,1995 至 1998 年间,我国几乎又回到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的年代。从科研立项、技术推广、基地建设、生产指导、政策导向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向“粮食”一边倒的局面。其结果,一方面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和小麦)全面过剩,大江南北都出现了“卖粮难”;而另一方面,每年却要进口近 2 000 万吨的油料及其制品,以填补国内市场对食用植物油脂和蛋白质的供应不足。

为解决“卖粮难”的问题,政府不得不以保护价收购,致使政府财政负担十分沉重。由于“谷贱伤农”,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受伤害。1999 年,我国开始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一时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成了农业结构调整的代名词,“粮食”生产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国粮食生产连续 4 年减产。到 2003 年,人们突然发现我国的粮食储备已逼近了“粮食危机”的警戒线。从 1995 到 2003 年的仅 8 年时间,我国的“粮食”生产经历了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一个大起大落的波动周期。2004 年,“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了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大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避免新的粮食生产波动周期的再次出现,值得我们深思。

3 更新观念,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好国民“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小康社会“吃饭”的内涵与温饱时期的“吃饭”具有本质的差别。现在,人们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吃好”的标准即是要能满足国民合理的日常营养需求。

从营养学的角度考虑,人的主要营养素的合理需求量

是每人每年需碳水化合物 183 公斤、脂质 41 公斤、蛋白质 29.2 公斤^[2]。此外,还需要矿物质、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从 1995 年我国国民食物消费情况来看,当年人均消费粮食 258.9 公斤、油脂 5.8 公斤、肉类 11.3 公斤^[3]。其主要营养素构成为碳水化合物 200 公斤、脂质 15.2 公斤、蛋白质 25.7 公斤。因此,1995 年我国国民的膳食结构明显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消费过量,脂质和蛋白质消费不足,尤其是油脂的消费量只有合理营养需求量的 37%。

从膳食结构调整趋势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国民人均淀粉类“粮食”的消费量将逐年减少,而油脂和蛋白质的消费量将逐年增加。以同属东方人的日本国民食物结构调整情况为例:从 1960 到 1997 年的 37 年间,日本人均“粮食”的消费量从 1960 年的 191.1 公斤降低到 1997 年的 131.9 公斤,降幅达 30%;油脂消费量从 4.7 公斤提高到 19.3 公斤,增长了 4 倍多;肉类的消费量由 6.5 公斤提高到 42.6 公斤,增长了 6.6 倍^[4]。日本国民过去 40 年的食物结构调整情况预示了我国国民未来几十年的食物结构调整趋势。如果到 2020 年我国国民的食物结构与 1997 年日本国民的食物结构基本相近,则到 2020 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仅为 1995 年的 1/2,人均油脂消费量是 1995 年的 3.3 倍,肉类消费量是 1995 年的 3.8 倍。如果到 2020 年我国人口达到 15 亿,且油脂和肉类等蛋白质食物能得到合理供应的话,则口粮总量在 1995 年的基础上减少 30% 仍能满足国民的口粮需求。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国民的合理营养素需求还是从现实的食物结构调整总体趋势来分析,都需要我国的农业为国民提供合理的、足量的碳水化合物、食用油脂和蛋白质这 3 类主要营养素。而水稻、小麦、玉米等淀粉类“粮食”作物的营养素构成中,碳水化合物占 70% 以上,脂质和蛋白质总量低于 15%^[2]。如果仅仅强调“粮食安全”,我们只是重视了碳水化合物这一类营养素的供给安全,而忽视了未来需求增长速度更快的油脂和蛋白质这两大类营养素的供给安全,这势必会造成碳水化合物营养素的过量供给,偏离市场需求;最终会再次重复 1995 至 2003 年的“粮食”生产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

因此,必须树立“食物安全”的观点,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既要向可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上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领海甚至于公海上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卢良恕.当前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分析[J].作物杂志,2004(3): 1~4
- [2]吴德才,庄汉忠.实用营养手册[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 [4]李成贵.我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0(9)

(责任编辑 肖庆山)

更正

本刊 2004 年第 8 期“《科技导报》国内出版 20 周年同贺专页”第 1 页同贺名单右栏第 4 行及第 4 页右栏第 4 行“中国茶叶学会杨琿理事长”中人名有误,“杨琿”应为“杨亚军”。特此更正,并向杨亚军先生致歉。

《科技导报》编辑部